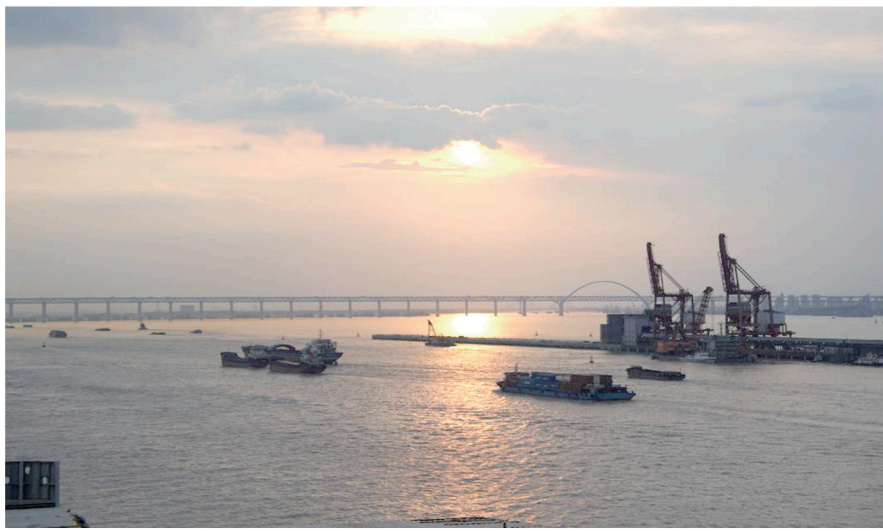
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
记者钟锦涵 报道

引航员是世界上普遍认为的最危险职业之一。对引航员个人的定位,他们是航运专业的塔尖;对国家来说,他们的工作不只是登上一条条船,更是国家对主权的宣示。

目前,我国共有引航员约2400人,其中约500人在长江引航中心。本报记者近期走进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,记录两位引航员的工作与生活。他们一位中年改行,社招入职,一位海事大学毕业,校招入职。他们就像通过两条航线,驶向同一个“水上国门”。



长江航运。组图/记者杨旭

拓局者,守护者,领江人

记录驶向“水上国门”的两条航线

40岁实现“人生飞跃”

54岁的秦义锋是江苏南通本地人。20世纪80年代,初中毕业的他考上了南通航海学校航海专业,“因为家里穷,想跳出龙门”。

毕业后,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南通往返上海的豪华客轮“通州南号”上——那时长江上没有几座桥,南通人要去上海,坐船是最寻常的方式。

随着20世纪90年代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,水运客流大幅减少,秦义锋改行去了中远船务南通公司,学习拖轮驾驶,

成了场内引航员。在这里工作10年后,船务公司向海工制造转型,厂区迁至海边,他的作业证书仅限长江水域,适配不了新的工作地点。

后来,长江引航中心面向社会招聘,秦义锋通过考试,2012年正式成为引航员。

从客轮,到船厂,再到引航中心,秦义锋说:“40岁走进长江引航中心,是我人生的一个飞跃。这不光是技术的金字塔尖,还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培养——技术、意志、情商、体格。”

一本杂志改变的人生

39岁的王健是四川成都人,小时候没有见过海。

2006年高考,他考了602分。当时,这个分数能上个不错的大学,土木工程、计算机这类热门专业也能报。

但一本《求学》杂志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杂志上有一篇关于海事大学的报道,这让他对大海的向往有了落点:“我

想着提前批也不能空着,就填了大连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。”

王健父母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下岗职工,后来开出租车养家,对航海一无所知,只知道儿子考了一所不错的学校。2010年,王健大学毕业,恰逢长江引航中心校招。他顺利通过考试入职。至今已16年,他从助理引航员一路干到高级引航员。



秦义锋。



王健。

记者手记

驾驶台上的两种人生

在南通引航站的采访,是从一场“等待”开始的——等台风过,等船来,等引航员从江上回来。这种等待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:引航员的时间,从来不由自己安排。

最先打动我的,是两位受访者简历上的“错位”。秦义锋和王健,一个初中毕业考上航校,为的是“跳出龙门”;一个高考602分,因一本杂志与大海结缘。两条起点截然不同的航路,最终汇于同一座驾驶台。我原以为会遇到惊涛骇浪的故事,实际听到的却是客轮、船厂、杂志、高考志愿——命运的转折,往往安静得近乎寻常。

采访中,秦义锋说起2021年那个6月:紧急疏港,人手紧张,岳父住院他没请假,最终没能见到最后一面。他说“这

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”,顿了顿,又补了一句“算是条汉子”。那一刻我意识到,引航员守护的“水上国门”,从来不只是主权意义上的国门,也是无数个普通家庭用缺席换来的安稳。

“如果重新选一次,还会选吗?”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两人。王健答得干脆,秦义锋的回答则像一段江水,从改革开放流到今天,“我们始终是拓局者、参与者、守护者”。

约2400名引航员,约500人在长江。这篇报道能呈现的,只是其中两个人的两段人生。但每一艘巨轮安全靠泊的背后,都站着这样具体的、有遗憾也有骄傲的人。

离开时暮色四合,江上灯火次第亮起。又一艘船,正在等它的引航员。

两段人生的交汇

秦义锋介绍,成为引航员有两种途径:一种是专业院校毕业后通过招考进入,成长周期需要13—15年;一种是社会船员通过社招进入,如果具有大副及以上资历,成长周期7年左右。

而今站在同一个驾驶台上,两个人干着同样的事——船驶入主航道,秦义锋盯着航道,王健在旁协助。主航道水深流急,大型船舶操纵余地极小。秦义锋紧盯着前方航标与雷达回波,偶尔发出简短指令;王健迅速复核数据,确认周围动态,随时准备执行操作。这种无声的默契,是多年在风浪中打磨出的职业本能。

秦义锋很少提家里的事。2021年6月,他岳父住院,带口信说想见他。当时

正值紧急疏港期间人手紧张,他没有请假。6月29日,岳父过世。“没见到最后一面,这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”他顿了一下,说,“我爱人已经习惯了,家里好多事都是她在承担。她说我在小孩身上付出太少。但我女儿对我挺尊重,她知道我这份职业有风险——风里来雨里去,算是条汉子。”

如果重新选一次,还会选这项工作吗?王健很干脆:“还会。”秦义锋则说:“我们长江引航没有缺席南通发展蜕变的任何一个阶段。改革开放初期,我们把人引进来;高速发展期,日夜奔波保驾护航;今天码头搬到郊县,航线拉长了,我们在不断创新引航方法。我们始终



近日,江苏南通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。图/视觉中国